

熱點聚焦

烏克蘭戰爭的印太效應

The Russia-Ukraine War's Ramifications on Biden's Indo-Pacific Strategy

李佩珊

中正大學政治系

pollee@ccu.edu.tw

壹、前言

2022年2月爆發迄今的烏克蘭戰爭仍在膠著進行中，原本外界認為二十一世紀的新式戰爭應該會在先進科技運用下速戰速決，迅速產生決定性戰果，不料俄烏雙方陷入宛如兩次世界大戰的地面作戰，雖有無人機、火箭砲與導彈的交鋒，壕溝戰與城鎮戰的近身肉搏、雇傭兵助陣與長達一千多公里的分散式戰線，使戰事陷入持久消耗戰。烏克蘭在美國與北約的軍事支援下，出人意料地抵擋住俄國使其無法輕易取勝。加上西方國家在戰爭初期確實凝聚了抗俄共識與歐美團結，故使美國政策制定者產生了「烏克蘭經驗可以複製到印太地區以威懾中國」的戰略想定，進而影響印太安全布局、同盟合作擴大化以及台灣武裝化。本文擬探究拜登政府的印太戰略如何受到烏克蘭戰爭之影響，也同時凸顯若干「複製性難題」以為政策參考。

貳、俄烏戰爭之本質

俄羅斯在入侵烏克蘭之前，普丁曾發表數千字檄文，從斯拉夫民族大義與帝國光榮之視角，希望為此一「特別軍事行動之師出有名」預作鋪排。在西方戰略視角下，烏克蘭被鼓勵加入北約，形同在東斯拉夫民族內部製造敵國，俄羅斯的戰略空間被擠壓後作出反擊並不出人意料，美國在戰爭前也充分掌握俄國軍事動員情報，戰爭發生後也立即決定不出兵。

前述跡象都顯示，烏克蘭戰爭之本質是一場早有準備的美俄戰爭，在俄羅斯奪取克里米亞半島之後，各方都在作軍事化準備，也預期戰爭將重組中美俄關係。不管是俄羅斯陷入持久戰而弱化或因此造成普丁政權崩潰，都被美國認為可根除俄羅斯威脅，進而孤立中國，維繫美國全球霸權地位。美國在不實際派兵情況下，可以避免陷入如越戰與阿富汗戰爭之泥淖，損及威信。美國這個「先俄後中」的戰略直接破壞了美中俄三角均衡，也對美國與西方掌握的勝算過度自信。

無論如何，有幾項非預期後果超出了美國的戰略預判：(1) 對俄羅斯的核彈級經濟與金融制裁未能將之一刀斃命，在克里米亞戰爭後數年間俄羅斯早有去美元儲備、增持黃金與國內金融財政之革新，預作被制裁之準備；(2) 烏克蘭戰爭反而移除了中俄兩國軍事合作的猜忌與顧慮，戰爭僵局促成中俄聯手，並向其他區域投射合作默契；(3) 對俄戰略擠壓以及對中戰略圍堵之布局，在烏克蘭戰爭之實戰檢驗下，拜登的印太戰略有了更細緻的補充，其中最重要者即為台灣烏克蘭化與亞太（印太）小北約有了開端。

參、烏克蘭戰爭與美國印太戰略

形塑美國戰略認知的戰爭資料庫，除了美蘇冷戰外，韓戰、越戰、海灣戰爭、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與烏克蘭戰爭共同影響了美國抗俄與抗中的戰略研擬。

一、拜登政府之印太思維及其佈局

拜登總統長年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浸淫於美蘇冷戰格局下的外交佈局，基本信念基調必然承襲冷戰遺緒，其中涵括民主價值同盟、集體安全防衛與代理人戰爭。鑒於過去美國派兵亞洲陷入地面作戰泥淖的慘痛經驗，盡可能不派兵也成為最高準則。烏克蘭戰爭影響了拜登政府的印太安全思維：（1）將抗俄經驗複製為打造抗中聯合戰線，集結志同道合的民主同盟與價值外交是印太戰略不可或缺的一環；（2）如何將民主同盟轉化為集體安全防衛，則表現在如何將以美國為軸心之雙邊軍事同盟擴大化，例如美日與美韓軍事同盟擴大為美日韓同盟，美菲共同防衛拉入日本與印度，這些都是亞太（印太）小北約的起手式；（3）將台灣武裝化為刺蝟島，威懾中國，過去「決戰境外」的安全防線後撤，準備讓島內軍民與登陸共軍進行不對稱作戰以及結合民防作長期抵抗。

拜登政府軍事部署與外交出擊之初步成果包括：

（1）促成日韓和解與合作，為美日韓三邊峰會制度化與常態化奠定基礎，日韓同意在氫與氨供應鏈、量子科技與半導體進行經濟安全合作；

（2）賦予日本擴大域內軍事合作角色，日本防衛支出大幅提高，日澳互惠准入協定簽署，日菲互惠准入協定談判中，日本 2023 年 4 月通過無償官方軍事援助（Official Security Assistance, OSA）已

經具體展現為日本軍援菲律賓及發展與馬來西亞的軍事合作；除了日本在西太平洋、澳洲在南太平洋固守島鍊，也將日本與印度拉進南海，支援菲律賓抗中，形成美日菲三邊軍事合作關係。日本、澳洲與印度也從三面出擊裂解與拉攏東南亞國家。日本將召開東協特別會議，指標性意義顯著。

(3) 武裝台灣烏克蘭化緊鑼密鼓進行中，除了強化後備軍人教召、義務役服役年限延長、民防體系建構中、不對稱作戰所需武器與作戰物資大量儲備、全球民主兵工廠的構想也希望台灣能自產持久戰所需的槍砲彈藥，以防遭封鎖時的武器斷供。

二、拜登政府印太戰略之檢討

然而，平行複製與線性思維限制了美國與西方中心視角，常造成失算與誤判，當今世界牽一髮動全身的安全連動與骨牌效應往往使局勢朝非線性發展，例如，俄烏戰爭沒扳倒俄國卻觸動了去美元化浪潮、團結了西方卻疏離了全球南方、代理人背後又有代理人的複雜算計，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遠非超強可完全掌控。

印太地區安全格局比歐陸複雜，歐陸政治與軍事同盟基本上已經統一於歐盟與北約之下，前蘇聯帝國下的若干中東歐國家基於對俄國的恩怨與戒心，在蘇聯解體後因反俄而依附美國與歐盟。印太安全格局則更複雜，東海、台海、南海與朝鮮半島各有安全邏輯又互相連動，變數太多，美中俄日南北韓台菲印（度）都在其中，哪個地區先有事很難預判。但肯定的是，未來十年將是世界秩序的戰爭週期，將有遍地開花的軍事衝突，各種區域性衝突的背後隱藏強權爭奪，可預見代理人戰爭與各種跨域性圍魏救趙行動出現（例如日本南向深入東南亞，俄國與北韓便在北方施力；歐洲戰場或有伊

朗與北韓的影子)，中美未必直面一戰，但修昔底得陷阱很難避免。

總體檢視拜登印太戰略，有以下初步發現：

(1) 美國印太戰略的「阿基里斯腱」便是印太國家與中國經濟互賴日深，與美國經濟互賴日減。印太經濟架構 (IPEF) 基本上為空洞宣示沒有實質內容，這將使得印太戰略缺乏可分享之利益，「共享價值」將難與「共享利益」匹敵。

(2) 區域內欲避免戰火波及想成為中立者的國家增多，東協基本堅守此立場。印太戰略策動菲律賓，在後者建立了 9 個軍事基地與未來在巴丹島與巴拉望島軍事部署，乃撬動東協中立化模式的破口，能否引發東協內部的骨牌，耐人尋味。在美日韓菲聯合軍演之際，中馬泰越東寮 5 國合作軍演也將進行，東協國家正在為全球南方示範如何自處於中美競爭熱點，如何在「合作性安全」與「新冷戰」兩種截然不同的安全秩序中自處。俄羅斯防長在 2023 年香山論壇中也表達反對北約東擴到亞太，決不容許「印太」取代東協為中心的安全保障機制與區域安全架構。

(3) 美國欲在多極化世界建立冷戰式的集體軍事同盟，形同在多極格局建構兩極秩序，難度很高。印太盟國與夥伴不可能如北約成員一致抗俄作戰，其內在成員反中程度不一，彼此互有矛盾，只能在既有的雙邊共同防禦基礎上漸次擴大，推動三邊（美日韓、美日菲、英美澳）或四邊（美日菲印、美日印澳）合作的制度化。中國大陸不結盟，在全球擴大朋友圈，完全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4) 台灣烏克蘭化是印太戰略的重中之重。但是，美國不派兵赴烏克蘭戰場，如何取信台灣？此為難題一。台灣人是否熱衷於烏克蘭化，民意亦有分歧。台積電被迫赴美國設廠，執政黨對內宣傳的矜盾神山幻滅，半導體供應鏈的去台化更助長疑美論。

肆、傳統兵學智慧、俄羅斯示範與烏克蘭陷阱

烏克蘭戰爭的終局將成亞洲借鑑。西方智庫專家已在商討套用兩韓停戰模式於烏克蘭的呼籲，並點出烏克蘭戰爭是一場無法贏的戰爭，既然無法在軍事上有結果，政治談判呼聲躍上檯面。斯洛伐克新當選總理已經宣示，與其支持俄烏繼續打無法結束的戰爭，不如趁早促成停火談判。拜登政府若繼續支持烏克蘭無關大局的反攻，將加劇美國國內現實主義民意抬頭與共和黨反對者對於這場戰爭的質疑：究竟美國想從俄烏的長期對抗中得到甚麼？烏克蘭的終局取決於美國將如何取捨與鬆手，這場戰爭究竟強化了美國對於歐洲與印太的領導，或再度折損美國的威信，終將揭曉。

烏克蘭意欲加入北約之舉成為戰爭爆發的最後一根稻草。俄羅斯示範了如何進行金融準備應對美國極限制裁，也警惕了速戰速決的必要性。烏克蘭戰爭對於世界格局變化、印太秩序、中美競爭與兩岸關係都有深刻啟示。若干西方學者認為烏克蘭戰爭可震懾中國不敢輕易對台動武，亦有台灣學者認為台海與區域其他衝突的連動可以讓台灣受到多國盟軍之關注與奧援。

然而，從中國視角，俄烏戰爭是同民族內部相殘，若非萬不得已，北京並不願意對台動武。所謂「刺蝟島」武裝嚇阻只是考慮因素之一，中國整軍備戰對象本來就不是台灣，而是區域拒止，劍指美國與亞太盟國軍事介入中國統一之可能。中華民族並不好戰，傳統兵學強調的是如何盡可能以非軍事手段達成政治目的，軍事行動乃為促成政治協商與政治解決，必須適可而止，不以徹底摧毀對手為目的。《孫子兵法》講求全勝，盡可能保全我方與對手的資源與實力，以收為己用，而非慘勝。「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指導原則往往表現在政治與外交進擊迅猛，在軍事上卻不魯莽冒進。這是中華

民族與尚武的戰鬥民族或軍事超強思維不同之處，傳統兵學之上乘境界將展現在繞過烏克蘭陷阱，避免同民族相殘，將台海與其他區域內或跨區域矛盾包裹處理，這就是安全不可分割的精髓，創造環環相扣的安全連動，例如台海有事，可能連動沖繩有事或朝鮮半島有事，防範危機於未然，化解問題於無形。狂轟濫炸或近身肉搏的場景似乎與兵學七書之計策韜略不相應。

適逢以哈衝突正酣，中東情勢對俄烏衝突與印太戰略亦產生連動。如果說中國大陸向來有四面作戰（東海、台海、南海與中印邊境）之隱患，美國也有可能同時陷入歐洲、亞洲與中東 3 個不同戰場。美國的共和黨不贊成援助烏克蘭，兩黨卻一致支持以色列與台灣。美歐對俄羅斯戰線一致，對以色列呈現分歧，對亞洲戰事則過於遙遠恐力有未逮。四條戰線與三個戰場的較量，考驗大國的極限戰、政治戰、輿論戰與情報戰能力，也是人類同時面臨傳統戰與核戰威脅的危機時刻。

